

南

渡

錄

南

寺丞前工部郎給事中

臣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

海

王薛由茲神宗孫先福王常洵世子常洵出
間卽河南府十四年流賊陷河南遇害

終制嗣封毅宗手擇宮中寶王帶付內使賜之十七

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毅宗慘

痛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說起潞王名常

潞神宗侄也因江南在籍諸臣恐福王立後或追怨

妖書及提挈移宮等案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

諸臣一動心在楊防
遂令其心可同以爲
功而能不以心懷
在也

時以詹藹少宗伯而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
部侍郎呂大器主諫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
亨姜曰廣皆然之丁憂山東倉事雷縵祚禮部郎中周
鑑亦往來遊說獨逆衆爲民阮大鍼與鳳陽總督馬士
英密且心與鑑厭書言不可時玉聞懼不得立書召南
甯撫兵高杰與黃得功外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
先附立潞王是以兵不敢改計從杰等南都諸臣不
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轉貽士
英爲立潞王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歃血議立王矣可法

知事勢已決始具舟啟迎而吏科李沾與御史郭維經
陳良弼等復倡言于內然持異議者猶啾啾也獨沾歷
階而上面折大器云今日之事何事論典禮則禮莫重
於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于衛主倘有異議者即以一
死殉之禮成告廟約二十八日登舟迎駕至是日清晨
大器意尚猶豫沾心愈肥至各臺臣所欲追尋異議之
人方定先數日前士吳書約沾等云北事果真又有倫
序親賢早正名位吾輩方可不負朝廷不禍身家故沾
爭甚力二十九日王舟抵燕子磯三十日以王禮見百

官素衣角待茶款語語及大行輒哭失聲語訖立輒退
謝

五月戊子朔福王謁 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
進見初進辭

初一日首謁 孝陵至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
畢禮問 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已入朝陽門由
東華門步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止內守絳原詣
臣入朝拜訖共商戰守何法奏對良久御史祁彪佳奏
以記綱法度為立國本言彌大弼及用人二事朝罷會

議登極監國以先行監國為便蓋愈推讓愈見王志
復國心無亟登大位心乃以金鑄監國篆

己丑群臣上箋初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璽群臣礼畢始退兵
部侍郎呂大器心忤前議欲請後日即登極御史初冠

休办爭謂監國之名極正今不兩日即登極何以服人

心而謝江北諸將士宜俟發喪滿服後祭之初揚州進
士鄭元敷聞迎潞議客言于工科左李清清曰禍從此

立拂耳豈不如不聽
負荷何

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繁人心豈可舍孫立任
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王扶楚卿芝龍
扶孟各扶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
王何地死之抑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草野聞立必
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諭天下大赦

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業 列宗縉紱累積
深仁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
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以

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恸哉。孤避亂江
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溢。益激父母之雠。夫不俱生
志。國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迎。
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
固辭未獲。勉徇輿情。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
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治。大
義廓清。大雅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全仇。是眈猶賴。爾臣
民共興天下。更始可大救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諭天下

諭曰 先帝天縱神竅至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
日蹙勤學立政罔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
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
民而民以不義報委倫攸戮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剛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
藩戮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先
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城無非欲化頑為良特亂歸治何
皇天不弔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京及 國母掩昭
相從嗚呼痛哉孤雖渺質片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

亮謹哀告于臣民庶憐予多取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按
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三日迎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
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壬辰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補本部
官顏澤梁羽明等

命以北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承天等處

命兵部郎中鄭元吉宣諭各鎮

元吉先為總兵高傑監軍至是言闖賊膽橫心雄航、
滑柔且徐鳳聞諸鎮駢集兵民未馴欲親往宣諭務令
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并往犒
餽然後會全文武諭以大義共固江淮從之元吉渡江
躬行諸鎮營酌頒犒餼勉以大義又言江南輦輳重地
不便安插家口諸鎮唯々時傳黃得功劉澤清高杰等
爭占揚郡元吉復泊舟儀真會得功先至移書期以首
倡協恭共獎王室得功答書如元言元乃批白未幾即
視澤清與傑嫌始漸解元吉請督輔可法速赴任為四

鎮畫地分守又以保所率兵稍強而橫乃議以保兵隸
可法外示親信廣寓調劑無不至達其一方民皆其苦
心也

御史祁彪佳疏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之

疏言殿下渙頒大號沛發明綸雖為總統寔全叔業以
仁厚歸群情又以嚴肅定衆志此明紀綱飭法度之
也伏望申諭群臣此時與制並當遵守勿以多事逐紛
爭之端名器並當慎重勿以之和啟濫倖之繁人和不
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必不可開官爵不可不優崇而

後日新政一相以

躍○遠○之○附○必○不○可○有○恩○賞○固○宜○普○當○為○可○繼○之○地○勿○生○
無○原○之○覲○親○聞○釋○固○宜○速○當○核○可○原○之○條○勿○吝○固○宜○之○
刑○章○庶○幾○紀○綱○明○法○度○然○後○以○輕○徭○薄○賦○收○民○心○以○
舉○賢○錄○才○收○士○心○以○信○賞○必○罰○收○將○卒○之○心○言○守○國○守○
戰○勝○矣○更○有○迎○泰○殿○下○一○心○尤○為○紀○綱○法○度○之○本○念○念○
敬○天○則○天○庥○必○滋○至○念○法○祖○則○祖○澤○並○靈○長○念○勤○
民○則○民○情○愈○欣○戴○後○其○言○皆○驗○

允廷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
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鄒元圖為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俱入閣辦事提督鳳陽都院馬士英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鳳陽

時弘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義問欲下明諭正逆賊之罪以鼓忠義二曰御諸愷欲上侯釋服更日直講三曰設記註欲名詞臣侍立紀監國言動送貯內閣四曰睦親藩欲依列聖踐極遣使各藩資璽書慰告五曰議廟號欲製列聖主權稱奉先殿仍于孝陵側望祭列聖山陵六曰歲暮奏欲無使小人姦徒借端立說脫罪倖恩七曰固江防欲將江北河北山東等處正稅奉折

等從崇禎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蠲免無為賊小患
所忌八日傳辭詔欲遣詞臣科臣拈徕朝鮮以覘女直之
逆願合散並嘉納之

甲午陞詹事府詹事姜印廣為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
王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曰廣附立潞議故監國未點命再推詞臣數人乃益更
以鐸陳子壯黃道周疏上曰廣與鐸俱點聞閣臣可法
等為曰廣力諫然亦見監國之無非也曰廣尋辭尚書
銜改左侍郎

推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堪慶為戶部尚書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起陞原任陝西巡撫練國事為戶部左侍郎提督倉場原任天津巡撫賀世壽為禮部左侍郎陞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應天府尹劉士禎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亨先撫閩中坐流賊不靖戍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加慶華知誠業廷秀等

加慶先為戶部以堂官侯恂錢糧註誤閣臣可洪先與同室知其敏練允誠以兵部主事建言廷秀以救黃道周廷杖俱政補

復起鄒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宗周先帝時以救言官熊開元姜埰等落籍至是召還

命御史祁彪佳宣撫江南

凡都之吏重以高傑兵鎮揚州江北之民奔避無賴乘機搶掠或假忠義名荼毒從逆諸如蘇松常鎮為最彪

佳昔按吳有威望故命之刑斬倡亂宣布赦款甄別有
司賢否三吳宴然

命止江督和繼成入援

風聞闖逆將東故止之

陞吏部郎中徐一范尚寶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請

兵部請設防江水師定額五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
撥江提督大臣協理俱允行

舊制撥江提督憲臣與勲臣並設 先帝時欲專任誠

意伯劉孔昭故罷憲使是兵部從郎中萬元吉議請復舊從之

陞補李沾張元始沈胤培左懋第李濟等為吏戶兵工各科都給事中羅萬象錢增等為各科左右給事中

此節與前卷同以後
書目事與前卷第一
著

時刑科右錢增服制未終疏蘇隨其東南第一隱憂一疏內稱江南以蕪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外以太湖為腹以大海為尾閭以三江入海為血脉自吳松漣塞束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一名下江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壑

攷勝國時劉河自然深廣運艘布船走集于北國朝二
百七十餘年潮汐泥沙日就淺狹今漸漲滿不一年竟
成平陸東流之水逆而西向灌溉無資若旱魃為虐則
平曠龜折萬一大浸稽天如萬曆之戊申天啓之甲子
洪流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
為壑米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民生國計何但
事閱大利害大工役非一郡一邑所能殫考之先朝水
利有尚官特造興役者永樂間夏原吉白茅之役也有
尚委撫臣奏績者宣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充嗣萬曆間

海瑞吳淞白茅之役也成蹟具在特在睿斷必行上嘉
納心命浙直撫按速議舉行

楚撫何勝蛟報奏恢復德安府隨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愔言陳中興十議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荆襄為今日鎖鑰重地宜申命
鎮撫大臣如九邊三協之類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
開闢首尾相援步騎兼屯戰艦海舟添設于長淮大江
之間沿北郡縣各積穀五千石或萬石分儲立備為倉
卒轉運之費二曰議倚藩或浙之虞嚴及江西之廣信

袁撫或聞粵間擇其可者至府第設衛官居暫從節衣
三曰議開屯于江北開田招集流遺開屯立業給照免
租三年後量征課稅縣府豪傑以百夫屯為百夫長以
千夫屯為千夫長用什伍之法就使守禦四曰議叛逆
明諭在北郡縣凡口稱偽官有能立行梟示或擒拏者
賞五曰議偽命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致有今日諸屈
膝醜顏之臣家屬在南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宜以
風聞謠謗即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真膺流既無可還
之轍忍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投來歸尤從寬分別酌議

或原係廢籍或曾經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
無兵馬之權倘才堪一割情可矜原宜酌定一用之法
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以六等定
罪六曰議棄恤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殲者
立宜贈諡餘待詳核論定七曰議功賞一階半級原用
勅酬恐爛羊酬爵市飲告官反增貪俸今武爵稍寬文
資無濫錄數名實無聞倖門八曰議起廢大行皇帝
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初年定案無容父議嗣後戍遣廢
籍諸清論自在假或操操并進致傷先帝王成之德

務使廷臣協議于至當九曰議懲貪通來百司貪黷成
盜賊靡憚之勢今約內都察院科道在外撫按廣利貪
吏完贓重擬十曰議漕稅北漕萬有餘艘除旗甲有數
外餘綱司花工挽夫不下八萬人大半募自外江漕登
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家遊食不已為患非細宜下
廷臣酌議俱嘉納之命部的行

兵部請罷南京守備叅贊各衙依北都設京營等官又請
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官俱從之

兵部郎中萬元吉議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叅贊各衙

新法用茶子其法
也

今宜罷若南京之名宜存其舊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
京宮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敢偶尊之嫌此後大小各
教場俱應改稱京營其提督戎政勲臣協理樞臣等官
俱宜如此仍練戰兵三萬分為十營兼用土著大漢止
用軍校三百名錦衣衛校止用軍校五百名其錦衣衛
堂上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衛南北鎮撫官不必
用既昭緩刑且杜告密兵部覆請俱從之

已亥命御史陳丹表宣諭江北

丹表先以新進士疏請調廣西土兵任勦賊先

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
史忠正公集州府志卷四
作準提後而都門戶

帝特招今官命往調至是不果改宣諭江北

光大學士必可洪請督師准揚召馮士英入閣輔政

南都諸生盧涇村等上言南都係朝廷門戶而朝廷是

天下根本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報聞

庚子命江南募兵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

政

起原任刑部尚書徐石麒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副都御史

事謫戍解學龍以原官為兵部右侍郎

石麒先帝時以議獄忤旨削籍學龍以薦黃道周逮

成

陞應天府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順天府尹
王庭梅應天府尹陞江西左布政朱之臣太常寺卿吏科
左給事中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史科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御史郭維經應天
府府丞仍帶原銜管巡視中城事

維經以加銜係在魏時故套力辭不允

命復原任御史陳蓋原官招募雲南

蓋 先帝時為文選英昌時例特至是以萬元吉薦復

官

以提兵鄭鴻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等處

命上 大行皇帝 皇后尊諡

補御史宗敦一等各道員

凡二十四員

以兵科陳子龍巡視京營

起廢籍科臣章正宸等臺臣唐爾選等

科則正宸楊時似表惟莊熊獻熊開元姜球馬兆義等

臺則爾選李長春張燠鄭友玄李模喬可聘等時化燠

後皆任北

辛丑起陞工科都許譽卿光祿寺卿

譽卿先帝時以推陞事為謝陞所糾削籍尋具疏以疾
辭

壬寅監國即皇帝位于南都大赦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奕世滋昌自高皇帝龍飛莫

初三日監國十五日
即任未及半月可
見遜位之始至時
如山阮輩亦新乎
不能忘矣

陽已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

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揖理萬幾

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

廟社稷卽皇帝位于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勁食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
之績致乃潢池盜弄鍾簋震蕩無盡掃地以蒙塵龍馭
賓天而上陟三空共憐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賜抱
痛敢辭薪膽之疾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賢親戮力助勲
助予敢懷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
命太監韓贊周管司禮監事盧九德為司禮監秉筆提督
原營

癸卯命馬士英入直佐理仍掌兵部事

可法將墜解故也時莆田周子生陳方策自京師回南
上言可法謂賊有未可緩圖者六吳三桂屢與李賊戰
于畿輔如不即破賊則賊主夷容曠日報讎不無望我
接濟夷兵深入萊應漸逸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速
殲夷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剽掠自成投奔夷兵
得志勝者功成不無望我賞賚一潰散必走西秦夷兵
不窮追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頓似未宜緩圖所以待
夷兵也敵賊瞞楚侵蜀蓄奸已深今聞李賊陷京寧不
思逆度其地勢窮蹙上潯順流而東金陵風鶴似未宜

緩圖所以辦敵賊也左鎮擁兵數十萬何難戰征聞其
兵丁時亦肆掠若不亟中大義俾建殊勲誠恐養寇成
癰必至于潰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京師以南黃
河以北人受賊愚咸知有偶借之偽朝而未知有中興
之新主吾詔奉詔所當速領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
心也山東差半降賊尚有兗青登萊夙稱腹臬堅壁固
守若不急頒詔傳撫愚民罔知適從恐遭煽惑似未宜
緩圖所以救東省也京師五方謀處何啻百萬生靈誰
無家鄉誰無父母似未宜緩圖所以接回鄉也言多可

採

起陞原任禮部侍郎卽條錫時為礼部尚書陞少詹事竟進
副為礼部右侍郎據江都御史高倬為工部右侍郎石中
允羅大任為國監祭酒順天府丞侯鼎爵為通政使司左
通政蘇松巡撫鄭瑄為大理寺卿

陞太常寺少卿左慈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
處

甲辰命忻城伯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

分淮揚蘄鳳為四鎮以劉澤潑高傑黃得功劉良佐領之

四銀不扣自捐於公
韓設賢助事不
一何濟社稷

北都失守、督撫皆奔匿、鎮臣則得善地而養食焉、賊兵
駐宿遷、衆止二千莫敢擊、唯心從揚州、思息足、燕以擁
立功、廟堂知驅之不得、遂立分鎮議、姑為羈縻、閣部可
法言曰、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猶爭雄于徐
泗、顏壽問不置、盡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尚銳、我兵
氣靡、脩分力、單顧遠、遠近不可不擇所守、立定根基、然
後鼓銳而前、并圖進取、宜分四路、一為淮、徐、一為揚、滁
為鳳陽、為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為六、為進
取之基、江北之兵、殺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然有四

鎮不可無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遣。其四鎮轄淮揚
者。駐于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賴榆。鹽城。
安東。邳州。睢寧。隸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轄徐泗
者。駐泗州。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
璧。宿州。蒙城。濠州。懷遠。各縣。州。隸焉。經理河北河南開
歸一帶。招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
淮。賴上。賴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隸之。經理河
南歸陳一帶。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
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

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勦事一切軍民聽統轄有
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所轄各將聽若
舉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
招商收稅以供軍買馬置器之用鎮竊兵三萬歲之供
本色米二十萬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賊
在河北合力協防徐淮賊在河南則各鎮防守泗壽然
于青兗開汝似置不詳矣

命戶部速輓清粟以濟軍需

御史唐兆恒疏言今北清漸次入南而停江淮者尚衆

運弁旗甲折乾盜賣弊蠹不一而足宜急勅諸臣將在
淮者會漕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
之星夜押發唧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尤宜立運
登艘無久露泊江干致生意外從之

罷淮撫路振飛起原任巡撫取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淮揚等處

仰聞臣士英梓里從廢籍起拙

進伯勲偉功為靖南侯左良玉為寧南侯各廢于錦衣衛
千戶又封提兵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

快論

伯大學士馬士英加太子太師庶子錦衣衛僉事

時江督袁繼成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初有功無功而伯
則有功者不勅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首肯雖
繼成言嘆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馬士英引
傑過河宜令往輯繼成亦從矣上曰馬先生不肯去
奈何今史先生頗去繼成曰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
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英分為用伏
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
駕頓奉六龍為瀛洲之行上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

言澶淵之行非遽為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志繼成又
詣檄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國所部多降將非孝順
孫且皇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
臣當星馳回汛上允可繼成往閭責閭臣可法不當遽
伯高士英不悅時人謂繼成言雖正然使訪臣果以序
迎則上何至書召士英與勝又何得居功亦不可謂非
錢謙益呂大器等罪也繼成尋還任

已巳陞御史初虬仙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地
方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適歸命下部察議

煜既為偽太常寺丞至是南還猶入班行言色無忤御史陳良弼言先帝升遐之變千古異常提由大小臣工結党納賄淆亂紀綱事極勢窮以至為貪邪斷送賊到日或迎或竄忠烈寥々可嘆也先帝何在煜逃生未已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常以文章見稱既不能與李邦華范景文捐軀殉難或黃冠紫衣任其所徃乃突如其來俛首貪戀意欲何為萬一自媒得售使載筆者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見仍與某官寧不污史冊

而展聖治時屯撫方孔炤亦自北歸有議陪推某缺
春戶科羅萬象面折其非疏爭之乃止

諭禮部考郊祀時享諸礼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遣官務
始祖宗典制詳聞具奏

命礼臣追上先福王先妃尊謚

從御史朱國昌請也

遣魏國公徐弘基祭孝陵

以即位告又親祭告先福王先妃于行宮

丁未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舊輔吳甦原任吏部尚書鄭

三俊命宥牲罪陞見三俊不允

慎言疏內先列牲督師稽緩與三俊誤用吳昌時二事
欲使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耳俞牲罷三俊皆閭臣
弘圖所擬也

調考功司員冰王重文選司郎中

命建議 煮廟張后尊謚

風聞后已殉難故也

陞御史詹兆恒大理寺左寺丞

輔臣馬士英疏陳開國大計允之

主與大計止高宗元
一人父母妻子計戶大
下事無忌於此者

南後錄

卷一

一雄陽殘破侵聞聖母尚寓郭家寨當急為迎養一皇
考遇難後匆匆棄葬宜遷梓宮護送南來擇吉塋安厝
一宜勅禮部擇吉慎選淑女以繼中宮一諸藩流離恐
奸宄生心或為所挾不利社稷凡僑寓者宜俱差官迎
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各還原封疏奏命輔臣可法遣官
迎聖母親藩事禮部酌議

詔封疆失事各官不許起用

時劉孔昭言臣讀前詔內罪廢各官逆案計典贓私俱
不得輕議惟置封疆失事于不言今日禍及石父傾賴

廟社封疆之業猶當追論以明國法而擬議諸款中仍
留此一段門戶之帥肝以再誤陛下天下事尚忍言哉
時監軍僉事宋劄亦言天下人才多壅于門戶每擇一
題目監標援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致真正
介特之士不得効用宜如先臣楊士奇以天下心官天
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
矣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

謙益以立潞議俱禍時科臣李沾有定策功故澆沾疏

薦為巧護此臺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賢當正大統乃乃龍江親駕謙益邪議撓止時科臣李沾相對說異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謙益猶現身容間沾對臣曰此時尚議論不歸正乎今忽以謙益與黃道周黃景昉等全荐黃麻臣憂奸人鑽用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惜一死爭之退仍與沾爭彼謂為吾親不得不調停夫調停同知情而不顧紊亂朝廷是何心哉謙益大節已喪公論共斥閣沾存疏原借名正人君子而于衆瑜中混以瑕玃從來誤國宿會牢不可破願以臣疏與沾疏

縣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歎疏奏沾無以屈也

江楚督臣和繼疏陳致治足國大計嘉納之

疏言自古國祚久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予在于
得人而足國必先審勢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者何也宋
之高宗亦號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光武比烈次
亦不得與唐肅宗盛者知人善任使弗謀也武丁知傅
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勲周宣知吉甫
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知鄧禹寇
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蠶掃赤眉銅馬之賊以光

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不能終用猶能不失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兩京高宗則不然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以小人參之卒令淪落以老其始終所信任者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親昵不雪醜類臣僚為萬世笑其得偏安一隅猶幸爾臣願皇上子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在野諸臣未及用者明詔廷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求舊光武褒卓茂故事蒲輪徵召贊襄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臣故曰致

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
建都者右西北而在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東南
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群雄服胡虜取
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皇上纘承大統宅
是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
圖敵立敗之道也臣以為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
江北寔為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寔為
門戶頃聞叛將潰兵結淮南江北間小民漸喪樂生

之心若不及時區畫一旦大寇覓陝內奸嚮應得無寒
心湖南賊逆僅逾千里蒿萊襄陽必爭之地閭閻葺設防
頗固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歸版圖然後而
不能守與不復何異蓋守襄陽則必設重鎗則必宿重
兵則必須厚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謬謂欲理淮南
江北則必處置潰兵乞密詔督撫二臣審察順逆真必
就我戎索則分信地定餉餉申明紀律毋為百姓煩苦
或中懷視望急來寇勢未賄破碎其黨雖有焦爛寧忍
小痛以除大毒臣以為愈于養癰欲料理湖南則宜別

簡以力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嚴和難民招來商賈
疏通已蜀黔粵之貨以濟公私欲料理襄樊則必開陝
府宿重兵侯規模粗立然後搜括襄舊田大興屯種且
耕且守為持久計夫襄樊守則可繇宛葉以圖關中淮
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
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為盡江含腹裏而就遙角則腹
裡失遑角愈劇此輸着耳臣故曰守國必先審勢也然
臣終以明斷為諸人材之貞邪消長理而已矣國勢之
攻守倚失机而已矣理非明不能晰机非斷不能割臣

故以為得人蓄勢之要也既奏閣臣士英疑汪黃等語
刺已深恨之

督師輔臣史可法往淮揚

已酉詔議生祖妣神后鄭貴妃尊諡

加淮撫卺兵部右侍郎

陞兵部郎中鄭元吉大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名勳余應等

命潞王暫居杭州府

辛亥復原任御史鄭友玄原官督理兩淮鹽法

友玄崇禎時以考選錢根未完配

詔督師輔臣可法遣官訪大行皇帝梓宮并太子二王
從少詹官紹寧請也

詔議先妃徽號

壬子命祈雨

御史郭維經言 聖明御極將兩旬矣一切雪恥除寇
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見寔春且偽官縱橫于鳳泗悍
卒搶^掠于瓜儀焚殺劫擄之慘漸過江南豐鎬一片地不
知將來成何光景而廟廊之上不開動色相戒惟以漫

不切要之務。區庭而議。以致乘使門而為鑽窺之隙。穴
閉疾足而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數日以
來。匹夫匹婦。天情鬱釀。成灾祲。伏乞早降綸音。凡內外
文武諸臣。洗滌肺腑。從公起見。毋違道以干譽。毋拂民
以從欲。凡刻薄偏私。以及恩怨報復。種。故習。盡期蕩
除。一意以辨賊復仇為念。即此公忠上徹。國吳自名天
和。仍如在京諸臣。遵舊制。舊恭從之。

晉公魏國徐加基侯璽。湯國祚安遠柳祚昌伯誠。意劉
北昭南和方一元東寧焦夢熊成安郭祚永宮衛屈子有

寄賈金港

差

予司禮監太監韓恭周廣九德各弟任一人錦衣衛指揮
食事銀幣有差皆以定冊功也

魏國公徐和基既荐原任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報聞
勲臣存文臣始此

吏部尚書張謐言乞休不允

時勲臣劉孔昭趙之龍等皆怒謐言荐薦輔吳姓朝罷
群詣于庭至日為朋党奸欺所用皆私人被徹殿陞閣
臣和國等解之乃退孔昭又言 先帝無歡色遊幸之

好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銳心雪恥緣諸大吏營私黨要擬之中暗伏機關散氣之中黨全匪類事推功令盡濟其貪殘之用廉恥喪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不可遏逆賊騎臨城主亡國破殉節僅數人其餘從逆盡為美官今潛竄南中者大率皆受偽命為賊作內應否則南走胡北走越耳銓臣不願除孽擾且汲、議用又以悞國罪臣巧為推轂勢不盡傾江南不止又言慎言原有二心當告病決策定立主上之際阻難奸辦疏奏慎言既辨且乞休閑臣弼罔等亦以不能戰和文武各疏

乞休俱不允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而銓底冊靡覓
或用人偶不合、熙臣宜平心入告以候上裁未有呼大
小九卿科道于座而罵家臣如今日之異者安國家在
尊君、熙臣尚未聞乎督輔可法言吳姓持斧建牙、熙臣舉
特簡止因奉命討賊遲、其行遂蒙先帝罷歸復作
促至京擬戍金、熙臣此姓之過也然姓奉命之日正虜入
犯時原候唐通兵為勦賊盼唐不去則兵不前故屢請
行未允此姓逆之可原也年來仕路不清病在黨同伐
異或以不肖之最百足不僂或以可用之才一肯永錮

臣生平拙守不解異同如盟國詔款內起廢一缺有除
封疆逆案計與贖私不准起用一段臣為去之誠以國
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棄征宜廣未可仍執往例耳後
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
之才盡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秉虛行如往之
過則還以還如往之才則用其才王路蕩平何容偏執
況北都之變文臣固多誤即武臣豈盡失忠若各執成
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又與文不和臣切不
願諸臣存此見也已府丞郭(經維)言可法去逆案一語

認為失言之過報聞時謂南宸諸臣不宜輕議用孔昭
言亦是然宣爭非體故孫蕃等及之

詔議優恤北都殉難諸臣

從御史陳良弼請也

癸丑復廕劉澤淳子錦衣衛千戶

以先帝時曾擬封伯故也

命十七年諫餉已徵者盡數起解無得乾沒至明年全免
舊餉遠餉並催

甲寅命督輔臣免叩謝祭泗鳳陵寧南伯府廬王祭顯陵

告即位也

輔臣馬士英陳恢復大計命議行

士英言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輓有金穀拒
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祐愉陳新甲
曾仗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詔
可法便宜行

乙卯封閣門總兵西平伯鄭三桂為荊國公給誥券祿米
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先因三桂承命移三城入關方抵關而京城失三桂逆

舉義發喪乞師北庭始敗叛將唐通覆其師已復三敗
聞逆、西遁遂引北兵入京師事聞詔以三桂破賊復
仇功在社稷乃進封戶部侍郎賀世壽言先帝神武
魁柄獨持祇以求治不效日夜焦迫未免脅一人過其
並罪一人溢其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南紀綱而慎刑
賞如吳三桂奮身血戰彷彿李郭此乃可言功拜爵方
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遂干城河上擁兵曷不敵愾
恩數已盈功名宜立不則天下且謂人主不愛頻咲而
輕名器矣臣願皇上申明國紀為致治法國子監典

二 孫 遠 骨

籍李模言當日執立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幸而
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庾伯之封鞋加鎮將于義未安
况 皇上正位慈豐乃 先帝所慈依將以大獲仇而
光前烈也即在諸鎮將事 先帝未效桑榆之私事
皇上未彰汗馬之績衆其實亦在戴罪林而予之定策
其何敢安訪鎮果負血性必大慰 先帝殉國之灵庶
堪膺 皇上延世之賞若以今日無功海膺勳爵尚宜
再四辭免以明臣諷臣定不願光復未臻而大體先喪
至于緣論為休勿因大僚而過錄拜下宜嚴勿自泰交

而稍越繁縷可憐勿因近侍而稍寬明主必防其漸然
後細維不察矣

命典平伯高傑安頓揚州城外仍迅統前征以應東師
起陞礼部右侍郎陳子壯為礼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少詹
事紹寧為正詹事諭德徐汧為偉業為少詹事

子壯崇禎時以議宗黨不宜更制削籍汧時里居感憤
時事臨在朝同事者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
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
連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党

濟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孰此為德其忠君愛民精白
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
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澄叙無外故人謂異同立而賢
奸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流品始出夫以
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禹湖泣于冠蓐椒殿傾于賊烽
其故何欤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
未嘗為君臣勤恤為職寧寃罔極其末流乃至漢魏主
上如胡越之瘠肥妻身冠仇若秦越之朝暮豈不痛哉
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仙自當洗心滌慮事我一人

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鷗逐雀勿疑也有能
莫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為商剪茅勿後也有能殫心
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批政使文自營勿貸也毋以
林骨不媚遂耿介特立之人毋以個幅無華失專心向
公之士毋喜聞穀之浮慕援引之定繁濫收趨勢遊利
之宵姦毋引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頌意誤用呈身換面
之儉泥除克雪恥端有賴矣沂有上當事七款一曰辨
人林二曰課職業三曰敦實恭四曰勵廉恥五曰核名
寔六曰納忠諫七曰破情面語多可採

命江淮賑卹北歸難民嚴禁掠奪

丙辰命議河督黃希憲齊撫丘祖德晉撫郭景昌等罪

御史宋國昌言北都之變三督撫一時并逃群集吳會
未雨之綢繆之際禦寇無死綏之粵方之費國降敵止
爭先去律以失陷封疆尚多一逃乞勅廷臣申明大法
遂下部看議

六月丁巳大學士高拱圖自請往江干督漕糧登度稅之
命密補記註侍班官

時戶科羅萬象因黜臣愈予以肅朝議和文武為言且

請以衆擬還閣臣以奏駁予言路并設記註侍班官從
之

戊午命遣官往北監營 先帝山陵附葬 祖陵并中祭
告

從御史和壽圖言也

命內制國璽叔以金代王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紹天鐸道劉明恪儉按文齊武敦
仁慈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皇后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
奉天靖聖烈皇后

時議定 先帝廟號禮臣顧錫時擬乾宗思則閣臣知

圖擬也

上 皇祖母鄭貴妃尊諡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

聖太皇太后 上皇考先福王諡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懿

恭皇帝 皇生母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

諡號雖依吳獻帝例然不祢宗人以為得體說末云徽

稱鴻慈從此存加無窮則非也

尊皇嫡母先福王妃邵氏曰恪貞仁壽皇后

太

已未命原任都督陝西總兵宋京陞見

議北使也

庚申命旌邱淮安鄉紳士民及有功將士

督師輔臣史可法言其誓死固守力拒闖逆故也時原
任河南僉事呂繼登同偽遊擊王繼持李即成令箭偽
書至被擒淮民焚射殺之巡撫路振飛仍命磔其屍
命速頒河北山東詔

督輔可法言聞四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大敗賊兵于一
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貨財于四月二十八日遁訖青州
士紳平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餘相繼殺偽者十處

當時志在得國而外
於四鄰內呂兩奸小人
於切而國事雖能三

我皇上進府寶錄正位舊都在山東北直尚未通曉
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即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
患乞諭該部院擇選廷臣齎監國即位二詔直抵山東
北直一帶曉諭庶人心有歸大統立後從之

壬戌台逆案為民院大鉞督冠帶來京陛見

先是故輔以延儒再召大鉞逆之江干情甚摯延儒慮
逆案難翻問大鉞廢籍中誰為若知交可用者大鉞舉
原任宣府巡撫馬士英封時士英猶編成縣忽起鳳陽
總督已知大鉞甚感至是因以遺才荐大鉞且言臣

望浦只與諸臣面商定策大賊從山中致書于臣及蔡
臣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題之但奉官
天啓年間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爭劾本官雖退讓
與當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寔本
官既未建祠未稱功誦德徑坐以陰行贊導夫謂之贊導
已無寔跡且曰陰行寧有確據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宥
也跪上閣臣皆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旨即士英手票也

命工部議建宗廟

補提兵卒文綬後軍都督府僉事提督巡捕營杜和域右

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命公弘基伯夢熊字左都督府印

以楊振宗為都督同知充安慶提兵

議復 懿文太子故號及靖難諸臣謚

從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也元吉言 皇上從謁孝陵

徐問懿文太子園陵所在親為展拜臣隨訪臣後莫不手頌

先臣楊守陳當請修建文寔錄云國可廢史不可廢弘治

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復建文故號爵其後奉祀

敬皇帝勿罪夫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事而示之以無

難成極事後宜依
而急

可增加也。削廟號弗降不若引景帝故事選懿文當日
追尊故號祀之固寢而配以建文君也。乞勅廷臣廣集衆
議建文定錄作何開局纂修懿文故號祀典作何整正
靖難死事諸臣謚庶尚闕美遜國之君臣何厚規此時之
忠義多虧良由高皇帝褒余闕作危素風厲脩至靖難以
正氣漸削故釀為今日猶猶之徒屈膝拜偽官將靖難死
事諸臣及北京各省城陷殉難諸臣勅諸司脩歸授錄編
成一書分列二等酌予謚庶廟祀頒行學宮廣示激又
疏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禍亂並滋何也則寬嚴

二程爲止明堂祭

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賅時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瑞
用事剝削正氣因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祖之爭
意見之因黃略綱繆之奈土虜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
赫然震怒一時宵旰東閣中先帝以用嚴凡廷杖告密
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以後
號稱振作乃虜氣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
嚴之效彰如是以先帝悔之于是崇寬大悉反前規
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乾賄賂肆欺榮每趨愈下
再櫻先帝之怒誅殺方吳宗社繼沒蓋諸大臣之孽

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
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乃
議者求勝于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
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閭外之從違遙制即如昨歲
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議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則糧
絕兵敗關一不守形勢遂失然既有逗撓議之者矣賊
既渡河臣即語傳廷今史可法姜曰廣惠撤關寧吳三桂三
桂伴隨據輔迎擊可以一勝則都城始固既先帝
名對亦曾及此然已有厭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

臣或勸南幸或勸出皇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
固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
悞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
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非模稜
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益氣平
鋒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大晦者此也乞

皇上速完前事之失為後事之鑒以寬為停嚴為用並宗
簡易批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歸名
寔之謂嚴而鉤罪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

求于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并踵藏
垢遺才久借燃灰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跪奏
俱嘉納之

總兵劉良佐率兵攻臨淮不免

先是良佐兵馬自正陽下沿途淫劫臨淮民間其將至
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御史朱國昌言臨淮湯沐
邑何物么麼鼠竄之餘復騁張至此乞勅督師便宜撫
敦已良佐聞鎮于彼衆俱良佐亦慮兵民怨深移駐壽
州乃解

事有微侍此少翁
守崇正觀之持世水
略杜烈皆以資國之
任得此節之此可嘆

癸亥命原任陝西提兵官趙光遠提督川陝軍務加都督
同知

加原任遼東巡撫黎玉田兵部尚書

以同吳三桂破賊也

加舊輔臣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原任御史盧世
潛太僕寺卿賜勅書獎諭賚銀帶有差

陞與世潛皆德州人時傳言兩臣仗義起兵擒斬偽官
故有是命然陞已改面事北再為輔臣惟世潛出拜詔
然未聞起兵也起兵者為生員謝陞

補科員黃雲師等

兵科等科都給事黃雲師鍾斗吏科等科左右給事熊維典陸朗張希夏戶科等科給事中王鏊楊時化袁中愷士錄愷俱服未闋卒于鎮江鯨直不壽人多惜之以命齊庶人知盛等隨班朝謁列與臣後

以舊居南京故也時謂南京既為帝都知盛等恩逸許朝謁尤非体咸以答礼臣顧錫時

詔以追尊謚號播告中外

礼臣顧錫時因請補建文帝廟謚景帝廟號并及

靖難諸臣議又請增理學名臣從祀先帝者俱從之從祀一議終寢

禮部請建立恭皇帝廟命廷臣集議

時礼臣顧錫時欲稽睿宗失建專廟別太廟也

吳平伯高傑攻揚州不克城中民亂殺進士鄭元勳

傑既奉旨駐城外又堅欲入城時傑兵素勝自山東南下所掠不紫揚人已心恐及抵揚咸罷市登陴太守馬鳴騄盡守禦策甚備不能入然猶目掠沿村婦女揚人愈恐守益堅且議出戰柔脆非敵也元勳素豪俠欲居

調傳功出羊酒勞果傑自明無他止欲安一軍家
老小使征進兵耳元勳許之時鳴鼓已陞海道尚
在郡與推官湯來賀商之皆曰不可閭城士民亦
同散言傑兵淫掠狀願死守傑怒分兵圍城中故
設鼠多木客益賈乃共出財守脩街衢多樹竹木
棚棚釘上下為深溝傑升高望知不可攻頓兵苦
度菴焚掠城外烟火蔽目而無賴居民間亦乘機
為劫淮撫黃家瑞聞變來揚百姓遮道訴狀家瑞
集有司及紳衿父老子弟于城樓率民環堵聽元

元勳
情
死
不
忍

勳曰高提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僵尸遍野惡得無害元勳大報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豈盡高鎮衆人譁並甚有被傷百姓在城中者解衣前示傷萬衆俱怒指元勳為傑党元勳恐疾趨城下社兵持刀及之碎其屍傑益怒力攻城守並堅閣部可法自請督師至揚州詣傑營傑心欲得鳴騶乃甘心為元勳報仇可法為之解釋且曰朝廷守土官豈可擅殺乃館可法于福緣巷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

然保疑如故時鳴驛避秦州任所而保防可法甚嚴一
切出入文移必呈備始達可法尋以亂民橫殺紳紳疏
奏鳴驛衆皆以為保強之也可法留保營月餘不得要
領而擄人亦苦于城守以瓜州宅備

授福府書堂官陶瀚等六人各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孫世
襲本衛千戶

河南都官丁啟睿傳偽官陳奇等以獻命解京正法

啟睿故提督兵部尚書疏言伊弟恭將啟光等所獲也
計歸德府同知知縣等官凡七人俱一日擒恢復金都

然啟光塘報所云聞賊胎上中箭至真定府圍閉死皆
訛也

命勸議原任提督王參吉

御史周元春言永吉侈談方略釣譽疆報先帝超陟
陞速授之東撫及北兵東向坊寨無術不閉月連陷七
十餘城登撫曾櫻偏守一隅兵半將叛陷一城則一城
叛永吉擁兵全蘇兵權在握虜走于前兵尾于後不報
陷城而報復城故同一失陷也櫻則為罪永吉則為功
居然改撫為督矣十七年正月逆賊過河捷有三喜所

望捲甲前來保衛神京者永吉也乃三月十九之報聞
傳而永吉安在夫邊督擁有重兵當真保告急時調度
各撫聯絡諸帥奮臂入援神京固金甌無恙矣即不然
當京城失守後亦宜協同吳三桂迅掃逆氛以報先
帝深仇討乃削髮披緇望風鼠竄差朝廷而誤中國負
先帝特達之知此其罪豈尋常逃難比時永吉亦自疏
待罪詔責以不同吳三桂乃削髮先四罪無所逃命遂
勘議

兵科陳子龍言守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

請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從之

命法司及巡城御史覈獄分應釋應監者為三等從公舉行

工部尚書程註乞致仕允之

命議殉難從逆諸臣

御史宗敬一言先帝之憂九廟飲痛而傳聞在廷諸臣仗義死節者自范景文李邦華而下僅得十餘人其餘持者撓逃者逃甚至為逆賊草詔屈節稱臣者大半皆詩書中秘萊陽特拔之人真犬鼠不食其餘矣乞勅

九卿科道博訪死難諸臣從優議卹或錫以諡蒸或建祠旌表至送逆稱臣輩或比諸叛逆之伴藉其身家捕其苗裔使薄海內外曉然知殺身成仁者不但垂芳百世而且隆及子孫忘君事賊者不但身名不保而且累卵俱盡有不入數忠氣捐軀討賊者哉臣又聞在外在內各官臨難偷生塗形遁逃者益復不少雖與從逆有間而官守臣職兩俱難容或槩行削奪處以考功之法或酌量情罪治以士師之條統惟勅部察行頭上得旨速議時吏部主事夏允彝憂居著降職大議其言曰或

問唐肅宗于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
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
雖破玄甫並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泣較玄甫時宜加
一等或問唐德宗于朱泚破先斬降泚罷任宦崔宣洪
經綸等德宗至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
否曰是亦不同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党耳非崔宣等
助之豈能橫行若此今聞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
節而非賜逆同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
有欽定逆案可仿否曰又是不同魏逆雖謀危宗社殺

害妃嬪居戮忠良而非僭位弑主也。今逆閹賊豎魏逆
比從逆當何等何疑。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矣。
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乃戍
以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貶地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寔仍
六等也。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張
嶧然黎志陞韓琳安伸白廣恩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
邑或為搜宮或為用刑皆大逆非從逆不在比數所謂
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叩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徵揚
觀光韓四維黨從雅薛所蘊等受賊寵任為賊偽大臣

也周鍾手草偽詔指先帝為獨夫稱逆賊為堯舜者也楊枝起本無官而投身請降且偽任文選者也光時亨阻先帝南遷身又降賊者也楊廷鑑陳名夏魏學濂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天罪也為首等降逆為要秩且比舊加陞如無吉士但授偽編削科道改為知文少卿改為正卿等職非投順最先媚奉最端何以至此為三等如降賊仍為偽要官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偽御史如偽知文偽史政偽諫議偽漕院直指官何容末減為第三等如已受偽官為所

疎遠不甚著名者為第四等。初曾受夫不能自因而降
又不甚著名者為第五等。湫金臥女以婦賊求免而托
故未投偽官者為第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于
五月十四以前未聞賊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
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以前為此後竄歸者。身
投司敗。良心未滅。或于本等議減等。惟此今未歸。歸而
不出。雖云逃難。寔受賊差。委將為內應。此無論逃于何
時。斷難減也。或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並堅。再召
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

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亂而亂滋。諸降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才也。賊之滅亡，豈附逆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北諸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者，赦罪極重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并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于不歸，即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乙丑起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入閣不至。

德璟疏言臣負先帝大恩有罪三臣素杜門守拙毫

漢及薛伯受特達
知道辱國喪身不
早引決雖還除禍

無先容 先帝國屢次召對鑒臣樸直拔入綸扉臣于
諸臣中獨受非常之知遇而今 先帝安在乎佐理無
狀誤主辜恩大罪一也臣雖班次在後遇妄言同官每
為咋舌而 先帝獨優容之屢奉御批以後朕有過失
即行匡正之諭至兵餉一事各邊虛冒甚多 先帝令
臣與戶部堂司商核釐汰意在蠲加派以恤窮民而兵
日虛民日困餉亦日絀臣因循不效坐致勒出大罪二
也同官七人聞范滂文登時投井忠義卓然陳演魏藻
德止瑜俱被拷殺禍亦甚慘李廷泰方岳貢未知存亡

而臣以去獨存臣愧六臣矣臣與演同時罷官又買舟
在河西務相約同歸因問山西大同之變未忍遽行而
科道及調林諸臣連章由臣致藻德亦出揭甘臣臣不
得已避嫌辭職而今以先出獨存臣又愧演矣五竊恐
五章守城抗賊其死既烈却院寺科及勲戚諸臣殉難
亦多皆可垂光千古而臣潛踪水次隱忍遷延既不能
如屈原抱石自沉又不能效虞允文借兵督戰徒托牽
掣恢復之虛詞以自文其苟全性命之迹臣又愧却
院諸臣矣大罪三也臣負三大罪尚可配顏于陛見以

廟是于中興位命名賢森布之日豈不惟病死亦當愧
必又言我先帝聰明睿智英武儉勤綜核萬幾不遑
日是收集群策每至夜分礼下愛民求賢罔治盡千古
勵精之主不能及而一旦膺此異變茫茫倉天真不可
問所望雪恥除克惟聖明中興是冀昔晉宋在江南時
河淮以北皆虜故不得偏安今奴離方幼諸虜爭权
河淮之北奴騎不到而閭寇間亦久奔間有三逆將士
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推牛洒酒以待王師之至
但使中外合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晉

宋可擬也疏奏上俞其言命回籍候召用

大學士高拱周請罷不允

拱周先為御史曾疏訛東林及再設起補又以不附魏忠賢屢疏直言故罷至是阮大鍼名對歷辨冤狀言拱周素知臣者拱周乃力言逆案不可誡士英與大鍼俱怒故罷

起張聲林為通政使司左叅議

命勘議原任戶部侍郎吳履中

履中自北峪具疏待罪時金壇士紳檄云先帝焦勞

十七年無日不用薪茹膳諸臣世恩三百載何人不食祖
衣提賊入宮而吳救馬用股肱臣賣主而乞降是何心
肺既以攀髯而吳遠即當奮螳臂以爭先平時之娶婦
之憂天百身莫贖此際倘厲鬼以殺賊九死如飯奈何
周鍾以名宿之士口談忠孝咸許大節不奪乃受偽職
弼文館學士呂兆龍本獯薄小兒濫登科甲當思感恩
獨深乃受偽職成都府同知漢司隸依然仍舊莽大夫
何遽美斯不歌文山之正氣君子固所舍羞吏聞充素
之履殺賊党亦應起憎親聞不過弄权凡媚璫尚從逆

論李賊敢行弑帝豈偽官可以順存至若吳履中諫
垣頗著直截居鄉猶存厚道方觀學政晉署尚書既熟
講明倫之兩字何難從先帝于九京而履行燕邸之
既不即拼殘軀殺身成仁之謂何卑竄里門又不先謁
新君為國忘家之謂何中興今幸有帝無煩抱器于白
馬西雖恢復不患無人何得藉口于黃冠故里若殺身
留有用江左之管夷吾欲存正恐人盡如君南朝之李
侍郎安在周鍾本朝館選也豈不聞方學士之麻衣上
殿吳履中本朝戶侍也豈不聞段司農之正笏擊死一

則過船又彈別調丁前再來不直半文○至如兆龍又何足道哉

丙寅起陞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起補原任簡討張居黃文煥等原官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不允

曰廣言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親逆案撤黜又愧無能為竅遂使先帝十七年定必預付逝波

皇上數日前明詔竟同覆轍惜哉夫笑罵由人好官自

我臣生來無此心腹所惜者朝廷典章所畏者千秋清
議而已又古王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祖宗會推之
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劄逆案之舉遵內傳而
罷會推此不可之大者夫斜封墨和口取處分種之覆
轍載在史冊臣觀先帝善政雖多而堅持逆案為盛
美先帝容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著為亂階用閣臣
內傳用部臣黜臣內傳遣大將遣言官亦內傳所得聞
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逢君殃民姦險刻毒之溫偉
仁楊嗣昌偷生逆賊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

授之王永光陳新甲也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蓋撤守
禦程狂之李國楨也所得大將則純禔支離之王模倪
龍輩也所得言官則貪邪之賴之史堃陳啟新也凡此
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後效亦可觀矣且 皇上亦
知內侍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仕進見指公論遂乞哀
內庭線索閑通夫既在內應盡詳外事但其可憐之狀
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人情也而外庭口持清議
之人亦有含蜚敗類之事授之口寃得以反唇而內庭
遂以為盡皆如此也間以其事情密聞于上及得意旨

轉授之鄙夫平台一對演習舊文膏唇放舌立談取官
同登場之戲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最可恨者在臨尊
會推之極陽避中旨之名使人敢怒不敢言而天下事
從此不可為先帝既詔皇上豈堪再誤哉疏奏黜臣
朱國弼劉孔昭等怒遂以誹謗先帝誣讒忠臣李國
楨為辭交疏劾之

吏部尚書張慎言四疏乞休元之發銀帛給應得詔命恩
廕

慎言辭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母先受

絲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廕、況風聞不
定、迎虎驅狼、回首長陵而下、椒椒恭殺、諫臣何以為心
而猶侈口論功乎、惟言清軌有望、人皆惜其去

禮部請選立中宮詔以 列聖 先帝之仇未報不許

上蒸廟 張后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慈皇

后

既以后崩問未確故緩宣詔

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再往揚州臨淮六合一帶調輯軍
民

元吉臨行上言臣屢聞北來塘報有關賊被一語臣愚
度之似是據載西還為確當賊攻陷京城師勞志驕原
有敗道今被創入秦更挑精壯垂涎東南恐將士在上
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素弱何
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窺窺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
寢其上爭功者思為史冊之矜誣庸才者不預公論之
注跡古戰徒紛寔不講條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 皇
上于何地伏乞申諭臣二盡洗前習毋急不可居之功
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務萃眾志群謀以置一勝嘉納

之

丁卯命趙爲 欽定逆案進覽

御史詹兆恒言自在魏嬭祕毒危宗社幸 先帝入繼
大統芟夷內難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于是以首惡正
刑視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臨取十有七年
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厥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
移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恥未
復悲痛當在聖心而忽召見阮大鍼還以冠帶使屢年
欽崇遜同真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士之氣

乎疏奏命錄進時戶科羅萬象御史陳良弼等皆言大
鉞不可用萬象言尤峻有燕子箋春燈誌跡刺未是組
上陰符袖中黃石等語大鉞深恨之

戊辰謚已故輔臣鄭一燦文端賀達聖文忠

一燦先被魏忠賢劾奪逢聖居家殉難故得謚

揚州城破啓

先是揚州久閉客至俱疲督輔臣可法無如之何適原
任兵科陳泰來至城外詣挺身入城及覆開諭于是兵
民怨漸解城中士民出見高傑亦加意撫慰門始啓

命北回各官俱回籍候議不許瀆奏

通政司劉士禎言北都諸臣鼠竄而還謂宜埋名省愆乃也差忍恥瀆覲求上不曰臣由生以國愆漢則曰臣倡義以佐中興不曰乞骸骨以歸故里則曰寬殘生以養親年臣每讀之且討且踊雖不敢謂不死之人盡屬逆孽但既旃有籌可展何不與黎王田吳三桂連誓國殺賊而顧踉蹌苟全且恩詔業寬一面欲煇即煇何必仰煩天聽乞立渙嚴綸一切從北逾回不分大小文武俱回家靜聽不許瀆陳即其中有未降而逃與降而旋

逃者若有志職賊情間可原亦着束身里居俟事久論
感允之

己巳詔議郊祀大典

禮部言郊祀分祭合祭本朝典制先後不同謹按洪武
二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三年五月夏至
祀皇地祇于方丘行之數年風雨不時高皇帝斷自
宸衷舉合祀之典邁命即因丘舊北為壇而以屋覆之
名大祀臨洪武十年十一月丁亥合祀于奉天殿以大
祀殿未成也十一年冬十月工成命祀部去前代之祭

歲正一祀以首春三陽開泰之時每歲親祀以正月上
辛行禮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大祀殿此高
皇帝釐正元為定制者也自文皇帝遷鼎燕京恪守
未改至嘉靖九年世廟從廷臣議始更為南北分祀
萬曆三年准閣臣張居正疏復從合祀禮今中興之日
寔草昧之時若刪繁就簡郊祀大典宜一舉高皇
帝合祀之制于孟春上辛歲一舉行若以分祀之制自
世廟更定純統惟裁斷疏奏物廷議具奏

以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兵部侍郎呂大器疏劾馮士英以惜体和衷諭之

大器以定策不合自知不為時容疏攻士英甚力內云
士英握重兵入朝視曲重地其子以童臬而都督殊夫
以手不寸鉄而總兵致瓜葛之越其際以軍犯而監軍
附逆之田仰以久處而侍郎逮問之楊文驄以抗授而
職方胆大心橫目無法紀又云吳甦鄭三俊輩臣不敢
謂其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均係海內士民之望馬
士英阮大鍼輩臣不敢謂其無一技之長而貪鄙悖邪
一時附和者皆狡狴卑汚之類此其正論也內又牽及

總督何騰蛟謂其以三月巡撫籍士吳興拔連化識者
非之

大學士孫師入京

東平伯劉澤沛入朝

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陞尤欲自解免極詆東林與江
北黨詭言官已又言中具所恃全在政府舊用大帥自
應廷臣公批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閣臣姜曰
庶曰廣微以先日殺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在先帝時
為東林所賣披瑣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

越數日疏糾呂大器雷演祚蔣張技鄧之麟張孫振劉
光斗等又條陳保和八款首規政庠末刺朋黨攻江北
尤女語絕恣肆

卒未命內臣王莽基督催省直錢糧已而罷之

閣臣高和國以內遣不可開請自往督催戶科羅萬象
亦疏爭之事得止仍依弘治命撫按督催

命吏部即日會推東撫

壬申命嚴校逆逆諸臣

時閣臣士英以蔣阮大鍼為中外怨甚念大鍼亦語人

示彼攻逆案吾作順惡相對耳于是士英疏攻從逆謂
聞賊入都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皆捨首
賊庭如科臣光時亨力阻南還而自先迎賊賊與鼎孽
降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為科臣
時所娶秦淮娼顧媚也他如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
臺省希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如
庶吉士周鍾初進未已上書于賊初其早定江南昨日病
中求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初進表一聯云比充騎而多
武功逆湯武而無愆德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

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之孫本犯沒為開賊泉院萃于一門宜加赤族而其胞兄周銓尚厠衣冠之外其親堂弟川鑑儼然寅清之器均當沒坐以清逆黨又言今累累啓事罪廢諸臣其衆亦先帝所定何以通不遵休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帝原無成心于所惡而錮之淵者即曰先帝定衆不可誅既奏命科道官逐名核奏時礼科袁彭年疏駁謂當以死難倪元璐李邦華等為正人君子時亨等非是士英不悅

東平伯劉渥請早正年號如覆己之

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建康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炎元年慰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礼臣顧錫時謂明詔已頒難于再史宜示不忘 先帝遂已之
太僕寺少卿鄭元勳請卹死事總兵猛如虎等下部議
如虎守南陽聞賊攻城戰甚力傷賊精兵數千城破死
之又恭將劉士傑遊擊郭閑守脩猛先提俱已勦敵操
二賊力戰死故元吉及之

癸酉命原遂原任山西巡撫郭景昌出都草其職

景昌先按山東以糾故輔楊嗣昌被逮民哭送盈道及

起赴晉二撫俱未到至是御史朱國昌糾其不法命驅逐遠去同鄉輔臣解忌之也

大理寺丞詹兆恒進欽定逆案

聞閣臣馬士英亦于是日進三朝要典矣

乙亥復 懿文皇太子諡曰興宗孝康皇帝 帝妃曰孝

康皇后上 建文君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

克仁萬孝慈皇帝廟號忠宗 馬后曰孝慈溫仁貞哲康

肅烈恭天弼聖讓皇后 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

定隆文布武顯德宗孝景皇帝廟號代宗 汪后曰孝淵

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頒告天下

皆札臣領錫時擬也時并請復建文年號允之不知萬曆時先題復矣

丙子復冠帶阮大猷言勅賊寔著與防江西合三要十四
隙紆之

大猷言臣視連年國勢不振人心渙也聯絡行則人心
自固然則秦楚豫淮海青徐延袤三千餘里賊逆出之
路即我防賊而殲之之路也賊巢窟在秦則犯我者定
從潼關趨陝豫而出雖此其中路從魚河堡韓城邑渡

河而窺保德蒲州安邑此其東路從韓中信陽而窺鄆
襄此其南路待其來犯起而應之而我人心已風鶴矣何
如濟路一定即救援六鎮臣率重兵由汝寧與楚之撫
鎮由德安而合駐于南陽以扼其中路徐淮鎮臣率重
兵與遼鎮吳三桂合兵而駐于臨清以扼其東路左鎮
之偏裨率重兵駐于襄陽以扼徐起元以扼其南路蓋
駐兵太速賊蔓難圖太近恐孤軍易累扼此數處堅壁
清野以逸待勞俟約會集殲而後分兵進取此穩著此
上策也控扼一固便謀進取而駐南陽者可以漸偏于

聲雄駐臨清者可以漸偏于懷慶駐鄆襄者可以漸偏于房竹漸駐漸固漸偏而賊之鳴張豕突俱化為釜魚矣夫從前用兵之失只是集衆兵孤注于前而後無一應者所以一敗之後至于不可收拾僥南陽進而勅皖撫率兵由六安以接應之臨清進而勅淮揚一鎮率兵由鄆滕以接應之鄆襄進而川撫率兵由夷陵荊州以接應之則我師如後勁有人膽氣自壯萬無潰喪可虞此接應一著斷不可不預策者也此外如行表餌而而令奴犯延綏以搗其虛用董卜松落番人會西寧之

義旅泛甘肅山丹發蜂虻惓惓之難募遺羣雄之人以入
于商維南而用間謀為潼關裡應外合之謀大約忠信
可以激人之真心金錢亦能得人之死力叔雖不可預
鼓机寔可以互施又古守長江者有三要兩合十四隙
可言何謂三要江是湖口來小孤而下連花白沙諸洲
股數不一直至黃石磯起訖城橫襟如帶與南岸鴈儀
紫對不過四五里而遙可以挾北此一要也過此為長
風峽三河口拓濶清島沙夾麻布料六百丈梅埂銅陵
夾紫沙丁家洲水面浩渺支派細分直至荻港其股又

合南岸板子磯與北岸泥汊斜對不過六七里而遙可
以夾扼此又一要也通此為舊縣蘆葦夾叫化度上三
山其支派復分直至蕪湖其股又合南岸清風樓與北
岸礮磯相對可以夾扼此又一要也何謂兩合賊自上
遊南窺者必由東流鴈汊入却殷家灘烏沙夾山口鎮
以至池口青谿而近江之岸有香口黃湓湖以隔之水
路必由小孤黃石磯長楓夾羅刹磯以至青谿而與陸
兵始能聚會此一合也池口青谿而下沿江陸路皆牛
車棚水舍之缺處路如踞齒人馬難行必欲銅婆鋪五

漢橋青陽南陵石簣渡山路以抵蕪湖至蕪湖水陸輳
集此一合也何謂十四隙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口
其源直接建德堯城渡與彭澤皆通此處不應賊分枝
下船襲我水師乎再下則有黃湓河口其源直接雞兒
灘東通殷家源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
其源直接青陽吳田鋪諸處宜防與黃湓河同也再下
則為荻港河口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宜防與大通河同
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簣渡宜防與荻
港同也再下則為蕪湖河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宜防

更倍于魯港矣再下則為姑孰溪采石口踞紫繞太平
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更倍于蕪湖口矣以
北岸言之對為汊則有安慶山口其源直接太湖倉巷
通宿望淖潑諸河北急宜防者也下此為樞陽河口其
源直接羅刹河廬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也再下則為
湯家溝此桐城出穀汊路宜防與樞陽同也再下則為
灰河其源直接無為廬江宜防與湯家溝同也再下則
為泥汊其源直接無為州城宜防與灰河同也則為濡
溪口此乃巢河出江大路宜防與萬倍諸處矣再下則

為西梁山河口此乃私鹽與販之藪與南岸和尚港奸
徒呼吸相應尤為緊要當防矣山川形勢瞭然如此乞
勅兵工二部兩合之地必集水陸重兵三要之處作速
相地估工如屬儀宜築堡與蕪湖相聯泥汊必築堡與
荻港相聯礮礮必築堡與蕪湖相聯分置遊巡之兵遠
發陸地之撥務以西合聯絡三要以三緝控此十四隙
斯江防固矣跪奏人服其詳明然未能行也

丁丑吏部侍郎呂大器乞致仕允之

大器當先帝時以王恩熊梓里為兵科龔鼎尊所糾

然大器寔不附應熊意快也及佐南樞堅立立潞議
附錢謙益等去國頗以此大器慮有後禍以親告面祝
文抄錄送閣其謝表有云銅馬赤眉突厥元未合奏而
原朔神州河北晴康溫敷檣賈接踵以橫據津要蓋指
士英大賊也末又云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誤以
姓名遠竄天聰致形踪無獲臣不敢不預為請明訊其
橫

應安巡撫加懋第疏請北行命吏兵二部酌議

時懋第聞母訃亦自請解任同懋兵陳洪乾招水師步

卒偕義山東以圖恢復兼負遺骸會洪範將往北議擇
大臣偕行難其人乃言臣之身許國之身也臣憶去年
七月奉先帝察校之命臣就道時臣母太宜人陳氏
囑臣曰爾以書生受朝廷知遇膺此特遣當即就道勿
念我臣泣不敢下而行計今一年矣國難家憂一時橫
罹不忠不孝之身惟有一死如得叩頭先帝梓宮之
前以報察覈之命臣死不恨上許之

逆賊張^以憲^以忠攻破重慶

時兵民死者甚衆婦女俱砍手死

贈死難沐陽知縣劉士燦。山東會事。

士燦先以擢郡訓導署篆興化。時值歲歉。救災最益。著強幹。輒轉沐陽令。北兵至。郡邑皆望風瓦解。獨士燦竭力捍禦。城破不屈死。

命治內臣何志孔罪。既而釋之。

初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江督未繼成貽書良玉。脩道正倫序之願。乃開講讀。如礼属內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劾。寔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陞見面數馬士英不宜垂誕。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偽官。

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泰將罪可斬 帝曰若有此事

先帝時何不計舉然淵猶攻訖不已時志孔亦助淵訖

士英兼言文江不法殺色俱係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

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已

具疏請斥謂南中諸臣大逆不道謀立跡藩臣與諸將

軟血祖陵前勒兵江干共持大議何云棄陵淵為党人

主使牽引左鎮以要挾 皇上為門戶出力兼發原任

錦衣衛劉係松志有黃淵借名助餉勒銀三千兩自此

朝端聚訟矣淵復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淵此糾為正

系國小人其政士矣
實扶良士非能信石
者前

念舊之疏真攻馬阮
及四議所謂射人射
馬陰賊括王實為中
外奸人切焉

議者工科都李清言于御史喬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
謂以燕伐燕也鄒鄂不救喬執文震孟耶蘇君子與攻
小人同一借題耳可聘是之

戊寅封左都憲應俊為襄衛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應俊以皮匠負上脫危初授都督世錦衣人以為溫望
至是復進世封

左都御史魏宗師請驛鳳陽以圖興復命宣付史館

宗周舟次近郊疏言今日中興大業舍討賊復仇無以
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何以作忠臣義

士之氣至討賊以第曰捷形勝江北淮鳳等處雖立重鎮尤重當在鳳陽以駐親征之師蓋中都天下樞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傾荆襄南金去陵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有應者曰重蕙屏地見賊而逃總由督撫非才彈壓無術即如淮揚兩節鉞不能禦亂賊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投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家眷浮舟于遠是倡逃也于是劉澤清高杰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其又何誅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一撫一鎮皆可斬也今且加重撫臣責以彈壓鎮臣勿

設督臣以滋牽制武功可奮曰慎爵賞親征所至問士
卒甘苦身與共之一面分別各帥封賞取應取濫輕則
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覈軍法益仰無不用
命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却高劉之敗亦却詎為不封者
武臣既濫文臣隨之中端從之臣恐天下解體也曰覈
舊官燕京既失有受命而叛者受偽命而逃者有在封
守而逃仗命而逃急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其或臨陽
說秘為賊行間尤當誅絕此四者于討復賊仇之法亦
畧具矣而更有言者當此國破君從普天皆當致死幸

而不死反膺陞設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
一切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負罪引慝之誠又言

皇上踐祚伊始知無刻不以討賊復仇為事而御怪誕
臣旬月以來絕無一舉動可愆 光帝之聖者臣請追
訟之當賊兵入秦踰晉漸逼畿而京師洵：然大江依
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曹不問遣一人一騎北迎以壯聲
援致賊長驅犯關坐視亡危緣平日既無料理勢不得
不以君父為注則封疆諸臣之應誅一既而 大行凶
問確矣諸臣便應奮戈決戰以贖前愆而方且仰救恩

于南中爭訟即即之策。知兵撫于關。知首即安策之功。
提督張國維親承先帝命。反滯家園。意在卻担。則封
疆諸臣之應誅二。夫諸臣不驟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
迨新朝既正位。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北伐之師。不然
永肥一介間道北進。或微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失工。兵
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所在。苟倣
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
不然而亟起閭閻。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九邊諸將
鎮撫甲叩救。出其不意。事或可為。而諸臣又不出此也。

天假之室令吳三桂奏功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
舉朝謀國不忠之應誅一嗟乎先帝十七載憂勤可
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
而食報臣工如此之薄何怪逆諸人累々若々朝君
臣而暮寇仇昔人云死者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
發哀痛之詔將先帝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
下而後乃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疏
奏中外聲勢

命甫朝班

湖廣巡按黃澍疏糾原任巡按王聚奎命從重勘議

聚奎先為御史劾楊嗣昌再劾陳啟新被劾及起罪楚撫至長沙赴任因人心風鶴城不可守弁還武昌故糾已邇禮部又薦思宗石乳以請詔仍舊

時忻城伯趙之龍既言思非美稱授證甚核禮臣顧錫疇改擬正宗以疎間臣弼罔罔執前擬上重違其意命仍之

庚辰詔于明年正月行郊祀祀仍遵洪武合祀制

辛巳大學士馬士英疏薦謝陞張廷命九卿科道公議

疏言二臣清執無党又非逆案宜以陞為吏部尚書帶
閣銜授為吏部侍郎皆阮大鍼意也 初士英以為大
鍼致中外排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詠言已故庶
吉士張洵可悼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酌而哭之輔臣曰
廣嘆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予非畔東林
者東林拒予耳閣臣弘周復從吏之頗有和解意及左
都御史劉宗周疏自外至大鍼等宣言曰廣突仗之于
是士英怒不可回而為陞趙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周
上疏者在籍礼部郎中周鑒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

周疏為正

陞未任左都御史徐如麟為史部尚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為水部尚書戶部右侍郎張有譽為左侍郎趙登萊巡撫徐人龍兵部右侍郎王一心仍原官刑部右侍郎人龍以不謹察

陞御史王熒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南京破熒降北獲為御史

詔于七月初二日恭迎聖母

戎政兵部尚書張即維請增防三輔命覆行

若在此集則四錄為
不敢輕刪廷亦不主

說言為國之過必居重方能馭輕從來為江左策者無
不曰守河而後可以守淮守淮而後可以守江控荆襄
而後可以固建業今日事勢漸覺不同蓋患在外者當
以肅清為先而虛在內者更當以根本為急我高皇
帝建都江南于膠泗滁和等處皆屯重兵雖不名輔而
儼然有藩屏之患今皇上已封四鎮控勁兵扼守江
北矣獨不曰江南不可輕乎請除舊設水陸騎兵外另
于南京城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殲
力訓練倣漢設京兆之制為朝廷中輔其沿江下也請

于京口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殫力訓練為蘇松常鎮之外藩淮南之屏蔽以為朝廷東輔其颶流而上也請于燕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殫力訓練為徽州寧太之外藩淮西之屏蔽以為朝廷西輔中輔譬腹心也腹心固然後可以連四股左右輔譬兩翼也兩翼強然後可以捍頭目無事分守有事互援目前則三路屯兵始用為內地虎豹之勢異日則三路進剿即以為中原恢復之圖如是而後天子尊嚴中興之功可次第舉矣先是史科都李沾亦言因

家做藩鎮之意。今設諸鎮。然考唐之節度。非孟武臣也。上自楚鄆江皖。以暨潯淮。上下江陵。等督撫。各宜假以便宜。厚其兵力。使與諸鎮。推作地錯。然後無事。可相維。有事。可相援。大諸鎮。推重。而督撫。推輕。不可也。督撫諸鎮。俱重。而京師。獨輕。尤不可也。是必補足京營。舊額一十二萬。然後可以成宅中。制外。居重。馭輕之勢。臣謂當今有計者。須督諸鎮。各置星列。以壯藩籬。而天子內提六師。以重根本。意與國雖疏類。然竟寢說者。以為畏四鎮。指也。